

# 长风万里·李白的人生地理(五)

聂作平

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  
红颜弃轩冕，白卧卧松云。  
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  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

查《李白全集》可知，他一共为孟浩然写了五首诗。孟浩然集中，却找不到回赠李白的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孟浩然在李白心中的崇高地位——因为，隐逸的孟浩然，其实代表了李白人生目标的另一半——一半是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一半是功成身退，弄舟江湖。孟浩然，正是后一半的代表。

见过孟浩然后，李白回到安陆与许氏成婚。这一年，李白27岁，算是标准的晚婚青年。

李白对许氏的颜值很满意。他带着新婚妻子到安陆南边的应城泡温泉，并称赞许氏“气浮兰芳满，色溢桃花然”。但是，新婚燕尔的李白似乎并不快活。不快活的主要原因是许氏的堂兄对他充满敌意，不断诋毁他，算计他。李白只好说服许氏，从城中的许氏大宅搬到白兆山。

李白希望借助许家人脉进入仕途的梦想，最终看来，也只是梦想罢了。唐代以安陆为中心，既设置过安州，又设置过更重要的安州都督府。按李白后来的自述，首任安州都督马公很欣赏他，“一见尽礼，许为奇才”，并对手下长史李京之说，“诸人之文，犹山无烟霞，春无草树”，而“李白之文，清雄奔放……句句动人”。

李白的自述有夸大嫌疑。首先，马都督乃一介武夫，尽管好文，未必真的发自内心推崇李白。且马公身寄封疆，原本有权向朝廷推荐李白，而这也是李白干谒他的目的，马公却没有这样做。不久，马公调离。按李白的说法，马公的长史李京之，曾听到过马公对他的称道，但李京之对李白却没什么好感——甚至，李白还曾为一点小事得罪他，令李长史耿耿于怀。

李白毕生好酒，几乎是饮者的代名词。在安陆时，一天晚上，李白与友人喝醉了酒，午夜才回家。路上，他看到李长史的车驾，冒失地冲

上去想打个招呼，不想，马受了惊，差点把李长史丢翻在地。李白的冒失行为，不仅冲撞长官，而且违反宵禁。当然，由于许家的声望和李白本人的名气，他没有受皮肉之苦，却不得不写了一篇低三下四的书信向李长史认罪。这就是收录在李白全集中的《上安州李长史书》。

大多数人固有印象里，李白不畏权贵，狂放不羁，用杜甫的说法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如果读了他给李长史的信，这种印象将为之颠覆——你甚至怀疑，这些诚惶诚恐的文字，真的出自李白之手吗？他在信中自贬安人，“南徙莫从，北游失路”，偶然遇到老朋友喝高了，不小心冲撞了长史车驾，只有“敢昧负荆，请罪门下”。如果李长史原谅他的“愚蒙”，“免以训责”，那他将不惜性命回报，以此“谢君侯之德”。

卑辞曲意的信使李白免受了李长史的训责，但也使李白在后人印象中大大减分。幸好，此事不久，李长史调离了，裴长史来了。李白赶紧又给裴长史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向朝廷举荐自己。

给裴长史的信中，李白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并不无夸大地自我表扬了一番。然后是对裴长史的吹捧，这些吹捧今天读来仍感肉麻：“伏惟君侯，贵而且贤，鹰扬虎视，齿若编贝，肤如凝脂，昭昭乎若玉山上行，朗然映人也。而高义重诺，名飞天京。四方诸侯，闻风暗许。”

吹捧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。但即便从李白带有褒义的描写看，裴长史也非善类：“月费千金，日宴群客。出跃骏马，入罗红颜”——差不多就是一个不理政事，天天狂喝滥饮，左拥右抱的酒色之徒。到了李白的笔下，他不仅“贵而且贤”，更有甚者，李白还编造民谣把吹捧进一步深化：“宾朋何喧喧，日夜裴公门。愿得裴公之一言，不须驱马将华轩”——颇像他后来吹捧韩朝宗时编造的另一句民谣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

无须为尊者讳。海子诗云：为了生存，你要

流下屈辱的泪水，来浇灌家园。古今中外，概同此理。我猜李白写这些比等因奉此的公文更无聊的作品时，心情多半是恶劣的——公文至少不用肉麻地放弃尊严吹捧长官。但李白必须写，他企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带来转机。

转机却没到来。裴长史毫无反应，李白又一次失望了。

李白留下的作品中，有一篇不到150字的散文，却最能体现他的人生态度。那就是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，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，皆为惠连；吾人咏歌，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，何伸雅怀。如诗不成，罚依金谷酒数。

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，在桃李芬芳的园子里饮酒赋诗，兴尽悲来，叫人想起人生的短暂和世界的偶然，最后，只有劝君更进一步。情绪的起承转合，意境的大起大落，于李白的一生，都能找到佐证。

这座美丽的桃李园就在安陆，这里见证了他的快乐和忧愁。这时的李白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，古人寿命不比今天，而立之年不再年轻。然而功业未建，只能写些不能安邦济世的诗文，这于从小就渴望出将入相的李白而言，桃李花开的春夜未必尽是欢乐。或者说，欢乐的尽头是莫名的忧郁。

安陆这个小地方看不到希望，那就只有去首都长安了。就像在给裴长史的信中说的的那样：“西入秦海，一观国风。”

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草地周刊)



高唐夜雨

## 花开

周星龙

花开时节，当然是春意最浓的时候。桃李芬芳，随处可见，在田地、山野之间。最好是碰见一大片的油菜花，金黄的颜色在阳光下格外的美丽。当然还可以看见玉兰花在树端，白色的纯洁，紫色的魅惑。总而言之，春意浓，柔情蜜意，片刻寻欢，哪管他季节轮转。

很多人相约去看花，原来整的菜花节、郁金香盛宴，以及现在伴着长江三峡的李花节，理所当然，应该是游人如织，纷至沓来。我却统统没有去过，总觉得俗事缠身，提不起劲来。实际上对着美好的事物，谁不动心呢，只是害怕名不符实，得失所望。

去不了那些盛世之地，也不能随心所欲去寻找，就只好偏安一隅，在这脚下的方寸之间，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片刻美景。话说这里也是个不错之地，要不然很多人也不会想尽办法来这里。

在乡镇，庙宇算不错的地方了，物产丰富。永安村是个好地方，因为有上百亩的平地，所以可以拥有一大片的油菜花，换个季节还可以有金黄的稻田，还可以有花中君子的多姿多彩。就这几天的时间，油菜花开得正欢快，从省道转弯，在一个小道突然斜进去，眼前一亮，就看见满地的金黄，不得不说一声漂亮。

当然除了平地的永安，这里更多的是山地村落。水磨村水库附近，有几十亩的李花正在盛开。这里的李花开得悄无声息，她的美丽只属于这里。路比较陡峭，但是果园的道路都铺设了沥青，人们都会将车开到山顶上，从高处望李花，虽没有长江在侧，但可以看到远处的白云和山川。

欣赏这里的美景，但是他们终究不是这里的人。像是旅行者，孤独的一人上路，只有简单的行囊，没有家属，没有牵绊，来去如风。用朱老先生的话说，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，但是终究要尘埃落地，花开花谢，绿色的枝头会结下属于它的果实，香甜苦涩，一尝便知。

这半树的梨花酒，田野春色停留在杯中，酒里梨树一袭白衣，他的风度永恒，双眸深邃，仙气扑面，以枝作剑横立于山水之间，剑动一山春色，杯准半江黎明，我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慕名而来，顾影而去，樱花、杏花、李花它们名字不一，却有着墨守成规的约定，次第播瓣，层叠吐蕊。图及这落花雨，不早一步，亦不晚一时，从山的辽阔而来，亦从水的绵延而至，笔触那枝雪木。一边是挽歌，另一边是安和，含情醉风红晕生，飘零满地婀娜姿。



现在，我要去的是后街。名字很老离我也很远，她老得像一位被岁月磨掉了牙齿的老人，横卧在官渡河畔，远得也似乎没有了烟火气，只有一束若隐若现的光，供我回忆与仰视。

后街是相对前街而言的，那时还没有具体的街名，小镇上的人们便将这两条街道分别叫作前街和后街。两街之间被背靠背上百户人家隔离着，中间又被一个叫园门的巷子贯通着。前街是商业中心，人气要旺一些，各家每早一起床便卸下门板当货摊，上面摆满了针头麻线和一些生活用品，有没有人买货是次要的，那是一种寄托、一份希望。后街是单位聚集地，供销社、邮电局、区公所、电影院、蚕茧站、铁屋、粮站等单位从上至下占据了后街的半壁江山，小医院在后街入口处的路那边。

我家到供销社大约五十米，我喜欢和一个叫黑娃的小伙子一起去供销社，因为他的胆子比我大，他敢大声对着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说想看哪本画本儿。

偌大的供销社里有几个专门卖画本儿、钢笔、字典、墨水等东西的玻璃柜台。《杨志卖刀》《鸡毛信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地雷战》等五颜六色的画本儿一本挨着一本整齐摆放在柜台里，很好看。有一次，我独自来到柜台前，目光紧盯在那本《少年岳云》的画本儿上，我被封面上那个骑着白马、拿着铜锤把金兵打得屁滚尿流的少年英雄形象深深吸引。

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或许看出了我的心事，破天荒把这本画儿递到了我的手上时，对我说，不准让黑娃知道。我做了个拉钩的动作，她朝我点了点头，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

若干年过去了，供销社那两排门对门的大瓦房还在，只是已分成若干个单独门市被个人所购买，依旧卖着锅碗瓢盆、日用百货。也是若干年后，我才知道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是黑娃

## 后街

尹君

是他的对手。

邮电局和我家门对门，介于供销社和区公所之间，我的脚步在记忆里穿行，五大步，或许七大步就可以从我家门口的街沿上跨到邮电局的大门口。大门内，聚集着很多前来取信、取包裹、寄信、发电报，或来拿取订阅报刊杂志的人，人一多，脚步也多，你来了，他去了，后街便把来来往往的人影收入到自己的相册中。

邮电局大门前有一段半包围的院墙，墙根处有几块随意放置的条石，坐的时间久了，条石表面被摩擦得油光发亮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院墙上落有一层薄薄的雪，枯萎的小草被一根细细的蛛丝牵扯着，摇而不坠。中午时分，有人用搪瓷大碗端出热气腾腾的红苕朝着院墙走去，向晒太阳的街坊挨个发一圈，人们眯着眼睛，吹吹拍拍吃出惊天动地的声响。或是在阳光里，观看偶尔路过的行人和车辆。这景象在我脑海里，犹如一幅泛着古旧光泽的厚重油画。

后街从入口处的粮站一直向上延伸着，它是去供销社仓库、国营酒厂的必经之路。到邮电局和我家门口的时候，街面就变得有些坡度了，那时的街面还不是用水泥铺就的，只是在泥巴路面上撒上一层细小的石子，我们赤脚在上面奔跑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痛。很多时候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，那些拖拉机、三轮车、马车、板车因坡陡路滑在此抛锚，老彭的马车就是在此抛锚最多的一辆。我不知道他叫彭什么，反正小镇上的人们都叫他老彭，我们小孩也老彭老彭的叫着，老彭一点儿也不生气。有时候，老彭

又有人说，看似嘻嘻哈哈、大大咧咧的特派员是多么精明的一人，那些贼娃子根本不

## 诗雨

### 思考三峡(外一首)

黄亚洲

作为诗人，我诅咒那座庞大的电站  
三峡变宽，江水获得了肥胖的力量  
每座山都矮了一头  
让我古诗里的寻觅变得困难

作为历史学者，我欢呼三峡工程  
生态的改变竟会使政治这般生动  
争论、争辩、争吵，受伤的山水旁听  
一个国家生气勃勃

那是一定的，神女必跟我有一致的看法  
但她低调，仍然做她例行工作在  
春天繁殖江水  
在深秋点燃山脉

我可以让我的思索进入三峡和小三峡  
甚至小小三峡，直至堵塞  
但是我的思想不会上岸，那里叶子太火  
不要彼此成为灰烬

巫山隧洞群

重庆至巫山的高速，几乎有一半  
隧洞灯替代了太阳的使命  
这与长江在三峡的姿态相同  
都喜欢摸着大山的腹部行进

巫山敞开了它的肠胃，它的肺叶  
它的一个又一个的心室  
我们在没有看到红叶之前，先进入了  
叶脉、叶管，我们与巫山同一个命运

隧洞里的太阳灿若流星  
一条银河掠过我们头顶  
我们知道隧洞尽头就是满坡红叶  
红叶是巫山由内而外辐射的光明



## 《闲趣》

曾露一摄



神女峰

的马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揪着马车上的麻袋顺势跳上去坐一会儿马车，老彭发现后，便“吁”的一声叫停马车，然后举起鞭子做出要抽打我们样子，吓得我们跳下马车落荒而逃。当时老彭应该有五十了吧，个子不高很壮实。

有一天，雨下个不停，老彭的马车装着满满一车块煤去酒厂经过我家门前时，马车打滑得特别厉害，任凭老彭的马鞭在空中挥舞得“叭叭”直响，马车不但止步不前，还慢慢倒退着，急得老彭站在马车上不停地用长长的马鞭狠狠地抽打着前面的马匹，被打的马儿嘶叫着、蹦跳着，路面都被马蹄刨出一个又一个大坑。后来在众人奋力推动下，老彭驱赶的马车才慢慢爬到供销社门前的那个平坝中停了下来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后街就像一双无形的眼睛，不动声色打量着一切，又包容着一切。在岁月的苍茫里，没有了装有画本儿的玻璃柜台和发电报的邮电局，没有了蚕茧飘香的蚕茧站和铁花四溅的铁屋，没有了人潮涌动的粮站和电影院，也没有了肩挎“盒子炮”的特派员和挥舞马鞭的老彭……只有后街老态龙钟的在悠长时光中存在着。

现在，后街的那条路虽被浇筑成了水泥路，但随着时光流逝，也已变得凹凸不平伤痕累累。后街我那栋破旧的老屋也还在，但早已人去楼空摇摇欲坠，我不得不小心牵着她的手，一直牵到今天。



宁河峡韵